

陈垂民语法方言论集

陈垂民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陈垂民语法方言论集

陈垂民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 8617156 邮编: 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广州市番禺官桥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32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ISBN7—311—01838—2/H·37 定价: 18.80 元



作者像



1986年在家中备课



1998年夏天与夫人在三水旅游



1993年全家福



1990年在佛山参加学术会议
与弟子合影



1993年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
参加学术会议，在会上发言



1992年3月在澳门参加“中学语文
阅读教学与作文教学研讨会”



1986年5月和广东省中国语言学
会理事合影



1990年随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
代表访问澳门



1992年游伶仃岛



1983年与印尼同学合影



与闽南促进会部分成员合影



1993年5月8日在惠州大亚湾和
教研室同事、弟子合影



1993年论文答辩会后和弟子留影

序

陈垂民教授是我的学长和挚友。他 1955 年于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大任教。我 1957 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大工作。我们俩都在必恒师的指导下一起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经常互相切磋，十分默契。1957 年底又一起下放到高明劳动，同甘共苦。1958 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复办，他被调到暨大主讲现代汉语，我仍留中大。俩人虽分开了，但仍然互有来往，每当我们在一起时，便促膝谈心，情同手足。万万没有料到，他于 1999 年却过早地谢世了！如今他的夫人要将他的著作结集出版，委托我写个序言。我自然十分乐意，并感荣幸。

垂民兄的许多文章我以前都曾拜读过。为了写这序言，最近又一次认真地奉阅了他的著作校样。一边眼睛在看稿，一边脑子里又浮现着他的音容笑貌，仿佛我们俩又在一起研讨语法问题。俗话说：文如其人。垂民兄为人善良厚道，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做事踏实仔细。这些优点，在他的文章里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于他学问基础深厚，有较高的理论修养，思维敏捷，善于把存在的问题放在组合和聚合两个系统中，运用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相结合、语法结构与语义结构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仔细的审视和辨析，因此取得了几十万字的丰硕的成果。他的论著处处从实际出发，具有实、细、深、新等特点。实，就是语料翔实，内容丰富；细，就是剖析细致，观察入微；深，就是论述深刻，说理透彻；新，就是勇于创新，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加上文字深入浅出，简洁明快，这就使其文章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可读性。如《论助动词的性质》、《关于处所词、时间词的几个问题》、《关于兼语式问题》、《主谓谓语句的结构》等篇章都是写得很出色的。助动词放在动词前究

竟是做状语，一起做合成谓语，还是做述语后带谓词性宾语呢？过去一直争论不休。朱德熙先生曾因它们与心理活动动词（“赞成”等）具有一系列的平行性现象（如：可以去/可以不去/可以不可以去/可以去不可以/不可以不去）说明它们的语法功能与心理活动动词一样；心理活动动词可以做述语，它们也可以做述语。但仍觉说服力不够强。垂民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句式的变换：“我会画山水画→画山水画我也会”，说明变换后的助动词“会”肯定不是状语，也无从构成合成谓语，只能充当句子的述语。变换后的“会”是述语，变换前的“会”也一样应当看成述语。这真是画龙点睛，切中要害！又如在《论能带双宾语的动词》一节中，垂民兄认为只有“给义”的动词可带双宾语（他送我一本书），“取义”的动词不能带双宾语（他偷我一本书）。为什么？因为后者例中的“我”与“一本书”之间明显有领属关系，可以加“的”而语义不变；前者双宾语之间就没有领属关系，加“的”则不成话。这就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二者界限一目了然。类似这样的精密论述书中随处可见。本集收入的除了语法论文外，还有两份语法讲义以及几篇有关闽南方言的语法论文，也都写得很翔实，很有见地。

本论文集快要付梓了。它凝聚着垂民兄几十年来踏踏实实、孜孜不倦地进行教学和研究的心血。它的出版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对垂民兄毕生献身于语言学事业的最好纪念；另一方面对于今后的语言教学和研究肯定会起到促进的作用，勉励后学和同道发扬他的优良学风，继续前进，共创语言学的辉煌。

傅雨贤

谨识于中大康乐园晚晴斋

2001年4月8日

（本文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目 录

序	傅雨贤 (1)
谈语素的几个问题	(1)
谈动词、形容词作主语的几个问题	(10)
论助动词的性质	(18)
关于处所词、时间词的几个问题	(28)
谈关联词语的几个问题	(38)
关于兼语式的问题	(49)
论插词结构	(58)
“有 + 比较体/数量 + 形容词”结构分析	(68)
说“不”和“没有”及其相关的句式	(75)
谈述宾短语带宾语的几个问题	(86)
谈几种句式的直接成分分析法	(97)
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讲义	(102)
语法修辞讲义	(159)
谈词语解释	(252)
词汇的规范问题	(257)
当前推行规范用字的一些问题	(260)
标点符号的用法	(266)
闽南话的动词重叠	(310)
闽南话单音形容词叠音后缀探析	(316)
论闽南话助动词	(328)
闽南话的“去”字句	(335)

谈安溪话的正反问句	(343)
闽南话和普通话常用量词的比较	(351)
闽南话和普通话述补结构的比较	(360)
闽南话否定句与普通话否定句的比较	(368)
闽南话和普通话“有”字用法的比较	(374)
 附 录：诗作十一首	 (383)
 后 记	 李桂英 (390)

谈语素的几个问题

英语 morpheme 一词，有人译为“形素”，有人译为“词素”，也有人译为“语素”。这三种译法，除时间上有先后以外，涵义也各有不同。“形素”出现较早，它是指一个词里边的形态部分，也就是构成词的形式要素。这一译名当时采用的人不多，现在已根本不用了。“词素”出现的时期要晚一点，它是指一个词的组成部分，也就是作为词的构成要素。这一译名出现之后，在我国传统语法学中即广为应用，直至现在还在继续使用。“语素”的出现是近三四十年的事。它是指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这一译名出现之后，特别是1979年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提出“比较起来，用语素好些”之后，汉语语法学界是广为采用，甚至连有些著作原来使用“词素”，但在修订时也改为“语素”。可见，“语素”以其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受到语法学界的重视。

一、语素和词素的比较

1. 语素和词素的定义

(1) 语素的定义

语素这一术语，最早见于吕叔湘译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其后是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都使用这个术语。现将上述三位先生给“语素”所下的定义抄录如下：

赵元任：语素的通常定义是语言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①

吕叔湘：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语素，语素可以定义为最小的语音

语义结合体。^②

朱德熙：语素可以定义为：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③

上述三位先生给“语素”所下的定义是基本上一致的，除了吕叔湘先生提到“最小的语法单位”以外，赵、朱两位先生都只把“语素”看作“有意义的语言成分”，都不把它看作构词要素。在结构主义语法学看来，分析语言片断所得的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成分就是语素。语素可以是独用语素（单纯词），也可以是不独用语素（合成词的构成成分）。就语素这两方面的性质来看，语素的范围是大于词素，因为词素实质上是相当于不独用的语素。在结构主义语法学家看来，语素比词更重要。一种语言只要有语素就可以造句，可以越过词这一级。

（2）词素的定义

词素这一术语从五十年代起就被汉语语法学界广泛应用。但不同的语法学家给“词素”所下的定义却略有不同。例如：

胡裕树：词素是构成词的要素。^④

黄伯荣：词素是语言中有意义的造词成分，词素表示的意义往往不大具体或不很固定。^⑤

张 静：词素是有一定声音和意义的最小的构词单位。^⑥

王德春：词素是语言中最小的表示意义的单位，不能独立运用。^⑦

就上面这几位语言学家给“词素”所下的定义来看，他们彼此之间提法虽有些不同，但核心部分是一样的，都认为词素是最小的表意单位，是构词的要素。而这两方面正是概括出词素的本质。词素必须有意义，但只限于不可再分割的最小意义。这种意义是不能独立运用的，只能作为合成词的构成要素。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语素的范围要大于词素。因为语素既包括独用语素，也包括不独用语素；而词素只能作为合成词的构成要素，也就是相当于不独用语素，语素和词素的关系可以用下表表示：

语素 { 1. 独用语素 (成词语素)
 2. 不独用语素 (不成词语素) = 词素

2. 语素和词素的职能比较

(1) 语素的职能

语素既包括成词语素,也包括不成词语素,这样,语素既可以等于词(单纯词),也可以小于词(合成词的构成要素)。语言词汇中的词,总分属于单纯词和合成词两大系。而这两大系的词都可以用语素来加以说明。比如单纯词的“花”、“草”、“虫”、“鱼”“牛”、“羊”等等都是一个语素,都是成词语素;“智”和“慧”、“语”和“言”、“朋”和“友”都是不独用的语素,它们可以合起来构成“智慧”、“语言”、“朋友”这类合成词;“教”和“员”、“读”和“者”各是一个独用的语素和一个不独用语素,它们也可以合起来构成“教员”、“读者”这类合成词;“办事”和“组”、“报名”和“处”,各是两个独用语素和一个不独用语素,它们也可以构成“办事组”、“报名处”这类合成词;“鸡”和“蛋”、“羊”和“毛”各是独用语素,但也可以构成“鸡蛋”、“羊毛”这样的合成词。这种由两个独用语素构成的结构,所以不把它看作短语,是因为两个独用语素之间结合得很紧,不容许插入别的成分,同时习惯上也都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单位来说的。

从这些词例,可以看出汉语的构词是比较灵活的。两个不独用的语素可以构成一个合成词,一个独用语素和一个不独用的语素也可以构成一个合成词;两个独用语素甚至两个独用的语素和一个不独用的语素都可以构成一个合成词。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汉语里凡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合成词都只有一个层次,凡是由三个语素构成的合成词,都有两个层次。例如:

语言 □□	感激 □□	汇集 □□	善良 □□
办事组 □□ □□	人行道 □□ □□	报名处 □□ □□	

(2) 词素的职能

词素是小于词的表意单位，只能以不独用的身份参加构词，不能用它去解释单纯词的构成，也不能用它去说明由两个独用语素构成的合成词。这是因为词素只能在词的内部活动，不能与词外的成分发生结构上的关系。而单纯词是造句单位，它可以直接和别的词发生结构上的关系，这自然是词素所不能有的职能。过去有些语法著作在谈到词的构成时，总是把单纯词看作是由一个词素构成的，这不但与词素的性质相矛盾，也不合逻辑。至于像“办事组”、“报名处”之类结构，则是由两个成词语素和一个后缀语素构成的合成词。对这种形式的合成词，如果把其中的“报名”、“办事”这种动宾短语形式说成词素，那就不但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也不能为人们接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词素的职能范围是很狭窄的，它只限于用两个词素构成合成词的这种构词活动，不能解释其他的构词形式。这就是用词素不如用语素的理论根据。

二、语素的辨认

语素，就定义来看，它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根据这个定义要在语流中辨认语素，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比如“天”、“人”、“水”、“火”、“仿佛”、“参差”都是一个语素；“价值”、“环境”、“综合”、“治理”以及“办事组”、“收款处”、“接待室”等合成词都可以分析为两个或三个语素。可以说，辨认这些类词的语素还是比较容易的。辨认比较困难的是下面这几种词。

1. 双音节单纯词，其中有个音节有意义

蜘蛛 是双声联绵词。这种词一般是两个音节合起来才表示一个意义，但“蜘蛛”有点不同，“蜘”没有意义，“蛛”却有意义，可以跟别的语素构成“蛛网”、“蛛丝马迹”。可见“蛛”是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音节是不能与别的语素构成合成词或者成语的。对

于“蜘蛛”的语素分析，可以这样处理：当它单独出现时，“蜘”和“蛛”合起来是一个语素；当“蛛”和别的语素构词时“蛛”是一个语素。

蝴蝶 “蝴”没有意义，但“蝶”有意义，可以和“粉”、“彩”、“泳”构成“粉蝶”、“彩蝶”、“蝶泳”甚至可以构成“蝶恋花”。“蝶”能够和别的语素构词，说明它是一个语素，但“蝴蝶”单独存在时，只算一个语素。

骆驼 是叠韵联绵词。这种词也是单纯词。“骆”没有意义，但“驼”有意义，它可以和“峰”、“绒”、“色”等语素构成“驼峰”、“驼绒”、“驼色”等合成词。可见，“驼”是个语素，“骆驼”也是一个语素。

苹果，就表面上看来，似乎应看成合成词。但张斌和胡裕树两位先生却认为是单纯词，他们谈到：“‘苹果’呢？是一个语素还是两个语素？能不能认为‘果’既然是一个语素，剩下来的‘苹’就理所当然地也是一个语素呢？不能。因为‘苹果’是不可分割的。一分割，这当中的‘ping’只不过是一个音节，它不表示意义。……‘苹果’的‘苹’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可是它不表示意义。所以‘果’是一个语素，‘苹果’是另一个语素。”^⑧张、胡两位先生对这类双音节单纯词的分析，是很有启迪意义的。在汉语双音节单纯词里面，确有一部分是一个音节没有意义，而另一音节有意义，但这两个音节合起来只算为一个语素。

2. 是语素还是词

汉语有一部分词可以插入某些特定的成分，使整个结构发生有限度的扩展。例如：

A

(一)	(二)	(三)
看见	看得见	看不见
听见	听得见	听不见

(一) 竖行都是词，(二) (三) 竖行是插入“得”和“不”这

类特定成分后结构扩展的情形。汉语里面，能插入“得”和“不”并使整个结构发生有限度扩展的，除了一部分词以外，一些以动词为补语的动补短语也有这种性能。例如：

B

(一)	(二)	(三)
写完	写得完	写不完
走开	走得开	走不开
留住	留得住	留不住
吞下	吞得下	吞不下
挑起	挑得起	挑不起

(一) 竖行都是动补短语，(二) (三) 竖行是插入“得”和“不”后所引起的扩展。

就 A 类和 B 类的例子来看，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可以插入“得”和“不”使结构作有限度的扩展。但就插入前的结构来看 A 类是词，B 类是短语。这种能插入词和短语的“得”和“不”到底是语素，还是词呢？就它们可以插入短语来看，无疑是结构助词；即使是插入“看见”之类的词里面，也应该看作结构助词。这是因为“看见”这一类是属于“离合词”，它们合在一起时是词，而拆开时是短语。这样处理，大概不会有很大异议，但不同意见还是有的。比如把“看得见”、“看不见”之类结构和“来得及”、“来不及”、“吃得消”、“吃不消”之类结构等同看待，认为它们是词，其中的“得”和“不”是中缀。其实这是一种误会。“看得见”、“看不见”其中的“得”和“不”是插进去的部分，不是这类词在构造上所需要的，因为“看见”本来就是一个合成词。而“来得及”、“来不及”、“吃得消”、“吃不消”其中的“得”和“不”并不是插进去的，而是这类词不可缺少的语素，因为我们语言中并没有“来及”、“吃消”这种词。

很明显，“看得见”、“看不见”是动补短语，其中的“得”和“不”是结构助词；而“来得及”、“来不及”等是合成词，其中的“得”和“不”是中缀，是这类词结构上不可缺少的语素。把这两

种不同性质的结构混同起来，是不恰当的。

3. 汉语的词缀都是从词根虚化来的，单音节的占绝大多数。

如“第__、老__、__子、__儿、__性、__头、__家、__员、__者、__化”等等。这类词缀虽然不表示具体词汇意义，但都能表示某种附加意义，因此它们也算是语音语义结合体的语素。这种语素有两个特点，一是与别的语素组合时位置固定，是一种定位语素；二是不能单说。具有这些特点的语素，就属于虚语素。

汉语的词缀除了这类单音节（也有些是双音节）的以外，还有一种是叠音词缀，这就是音节重叠起来充当词根的后缀。这种叠音词缀主要出现在单音节形容词根之后，例如“香喷喷”、“绿油油”、“白茫茫”、“灰沉沉”、“娇滴滴”等等，就是由单音的形容词根和叠音词缀构成的。这类词的结构形式可以用“ABB”来表示。其中“B”在构成“BB”之前大多是能够独立运用的词儿。如“喷”、“油”、“茫”、“沉”、“滴”等，但当它们重叠成为“-BB”之后，不但失去了明确的词义，也丧失了独立运用的能力，变成完全依附于词根，只能给词根增加性状的程度。就这些方面来看，“-BB”已具备后缀的一切特点，成为构词语素。单音形容词带上“-BB”，就成为与原来的单音形容词不同的词了。比如“绿”和“绿油油”是两个词，“绿”可以受副词的修饰，而“绿油油”就没有这种能力。因为后缀“油油”实际上起了增加“绿”的“量”的作用。所以，这种结构形式的形容词都不能再受程度副词的修饰。

三、语素的独用和不独用

语素从成词与不成词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成词语素和不成词语素两大类。成词语素都是单纯词，不成词语素都属于合成词的构词语素和词缀语素。成词语素因为都是单纯词，大多数都能独用，而合成词中的词缀语素，因为都是虚语素，自然都不能独用。这两种语素的使用一般是不会混淆的。把不独用的语素独用的，多半是